



电话挂机

【流光碎影】

老济南的电灯电话



□张世睿

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济南,人们对新兴的生活方式,诸如一些关于电灯、电话的顺口溜有褒有贬: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;“电话不灵,电灯不明”……电话、电灯虽然不如现在完美,但对当时人们的生活而言是一大进步。

前人曾评论济南发展电灯、电话的客观有利条件,好在它的许多地方便于架设电线杆,“盖陆少山林之阻,水无河川之塞”。济南开辟商埠后,商埠一带和城内部分地区有了电话,济南电话公司就设在临近商埠的普利门内凤凰街。

最初,它的整套电话设备是从德国引进的,“当时机件简陋”,公家和私人安装电话的为数不多,电话号码不过三位数。例如,当时我家常用的几个电话号码:父亲担任会长的济南律师公会电话号码是九〇七;父亲本人律师事务所电话号码是三四九;父亲担任总监理的慈善团体联处电话号码是六一七。从后来的《电话簿》上看,全市的电话号码有所增加,总数也不过一千四百来个。

1919年,济南电话公司更新设备,改用德国西门子复式共电式交换机,全市的电话号码激增近千个,并于1926年开通济南、青岛的长途电话。这个时期,除了原来公家使用的电话外,商用民用的逐渐增多,电话号码达到两千五百多个,计有“官署二百九十七架;机关一百五十四架,住户四百一十一架;商店一千四百九十架”。

回想着上世纪三十年中期,因为父亲的律师业务繁忙,家里的电话还安装了分机。那时候,打电话需要先和电话局的话务员口头说明对方的电话号码,等候回音。来电话的时候,铃声一响,则能直接听见对方讲话。当时使用的电话机造型笨重,电话机的底板是个木制的盒子。尤其是当时流行的那种挂机,固定在墙上,大人不在家的时候,像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小孩接电话,跪着脚才勉强够着电话机。

至于当时安装和使用电话的费用,据记载,1927年由电话公司专卖的电话座机,“估值五十五元/台”;挂机“估值五十元/台”(当时黄金价一百元一小两,面粉三元一袋四十五斤)。1934年的电话月租费:座机,

一律十元;挂机,公用十元,私人九元;座机,挂机另加分机,一律五元。未安装电话的人家,也能享用长途电话,济南电话公司规定:“凡市内答话人家无电话者,可由被叫局派差送信,但须另取专力费二角”。1927年的长途电话费,每五分钟按一次计算:距离较远的如青岛,二十元/次;距离较近的如周村,五角/次。

济南的电灯使用情况,比电话出现得早。济南最早的一批电灯,专供珍珠泉畔的山东巡抚衙署及其毗邻的院前街、院后街18盏路灯使用。1905年,由私营的济南电灯房在院后街设厂发电,它拥有两台购自德国的四十二千瓦的锅驼发电机、两台三吨低压蒸汽锅炉。据记载,建厂初期“每盏电灯安装费五元五角,装表按动力每码三角五分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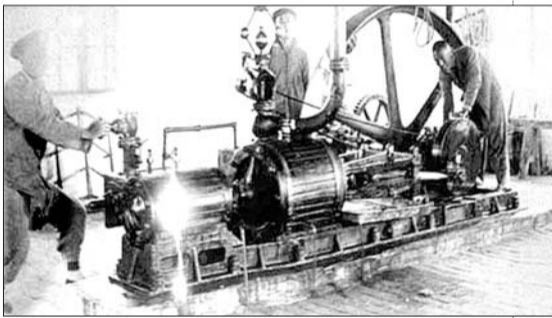
济南电灯房后来改称济南电灯公司扩大经营,1909年迁至西护城河东岸。随即添置两台德国西门子立式蒸汽发电机、两台英国拔伯葛供热面积二百零九平方米锅炉,总容量提高到四百二十千瓦。从而供电范围扩大为西至商埠、南至南门、东至芙蓉街以东的广大地区,“民国八年(一九一九年)前,用户五千盏”。

1920年,1921年,济南电灯公司又接连添置拔伯葛176平方米热面积锅炉、美国奇异五百千瓦汽轮发电机、一千千瓦汽轮发电机、一千千瓦汽轮发电机。1930年,除增添两台拔伯葛374平方米热面积锅炉、一台日本三菱汽轮发电机外,还订购英国派生五千千瓦汽轮发电机、拔伯葛3880平方米热面积锅炉。至此,旧城和商埠全都享用了电灯照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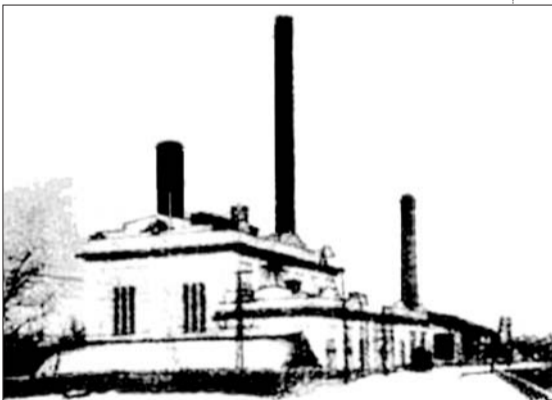
1934年,私营的济南电灯公司倒闭,

后由政府接管继续发电。1935年,新生的济南电灯公司扩建了厂房,存放已久的五千千瓦发电机投入发电。当时令人振奋的一大喜讯:“济南全市有电表用户约一万五千户,用电力工商户数二百五十多户”。

此后,由于电力相当充足,济南的电灯、电话以及多种多样电器的问世,对济南城市建设和改善市民生活,起的作用越来越大。尤其是生活方面,受益于济南电灯公司、济南电话公司带给人们的福祉。笔者亲身经历,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之后,亲友们联系方便了;家庭照明上有吊灯,下有台灯;街头巷尾路灯多了还有商店的霓虹灯,剧场的舞台灯光、照相馆的聚光灯以及节假日五颜六色的彩灯……把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映照得春光焕发。



济南电灯房



济南电灯公司

【有此一说】

古历下亭或在曲水流觞处

□耿全

济南大明湖有历下亭,为康熙三十二年(1693年)山东盐运使李兴祖所建。历下亭的名字,源自唐杜甫所作《陪李北海宴历下亭》一诗,但杜甫陪李北海宴的古历下亭却不在大明湖。古历下亭在唐朝末年就已经废圮,后几经兴废变迁,唐时亭址已无从可考。按现代学者公认的说法,古历下亭在五龙潭西,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所提“客亭”即是。但北魏“客亭”真的就是唐杜甫登临的历下亭吗?

其实这个说法的来源,只是前的一种猜测。乾隆年《历城县志》云:“历下亭不知建于何时,杜诗曰‘海右此亭古’,则不始于唐矣,疑即《水经注》所谓池上客亭也。”清代疑北魏客亭就是古历下亭的依据则来自元代《齐乘》的推测:“详《水经注》,则大明湖亦源于泲,城西五龙潭侧古有北渚亭,岂池亭遗迹耶?”

那么古历下亭应该在哪儿呢?笔者推测,古历下亭似应在曲水亭街以南,珍珠泉以北,即明德王藩邸附近。至于证据,我们还需从原诗中求证。唐天宝四年(745年)夏,杜甫去临邑途经济南,与齐州司马李之芳及其从祖李邕、邑人蹇处士等宴于历下亭。杜甫作《陪李北海宴历下亭》诗一首:东藩驻盖,北渚凌青荷。海右此亭古,济南名士多。云山已发兴,玉佩仍当歌。修竹不受暑,交流空涌波。蕴真惬所遇,落日将如何。贵贱俱物役,从公难重过。

首先看“历下亭”这个名字,“历下”是亭的名字还是一种概括的说法?多数意见认为这是概称,亭原本没名字,因亭位于历下故概称,所以杜甫在《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》中写作“临淄亭”。但既然是百年古亭,焉有无名的道理?杜甫的这首诗写于天宝四年(745年),天宝元年(742年)至天宝五年(746年)十月济南为临淄郡,杜甫写“历下亭”的时候济南已经是临淄郡了,而杜甫在《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》中写“临淄亭”时则已改称济南郡。所以说历下亭没有名字是没有道理的,“历下亭”是实名,“临淄亭”才是概称。既然“历下”是亭的名字,则亭以地为名,后来又以地名概之,说明很可能是一个官亭,是政府所有的。

再看题目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”,李北海即北海太守李邕,一般认为是杜甫赴李北海的宴请,即兴之作。但“陪李北海”说明杜甫是个陪客,往深里想陪的是李邕,是李邕去赴宴,也就说这场宴席是齐州司马李之芳做东,请他的从祖父及好友,捎带几个邑人处士作陪。这首诗的主旨是对李邕诉衷肠,而且这首诗很明显是离别诗。所以不是即席之作,而是散席之后所作,最早也是杜甫在回来的路上所吟。

“北渚凌青荷”(有刻本将“青荷”作“清河”)一句,这个“北渚”是极费思量,又极难考究的一个词,一般解释为北面的水洲,高处的一块陆地。这个说法放到这首诗里就不合适了,历下古城周边小水洲虽然很多,但南山洪水必经过历城东西两侧,若水洲建亭逢雨季行洪就会被冲毁,何来“此亭古”?所以“北渚”应解释为水崖,即水边,而不是水中高地。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“北”,为什么水边称北,而不是其他称呼,或用东、西、南等字?有人说是趵突泉的北边,因为客亭在那边,这是先入为主的看法,又绕回到猜测里面去了。河流的北岸?也不是,那样就距历下古城太远,古历下亭应在历下古城外又离城不远的地方。所以,这个“北”很可能是指地理方位,城之北,城北部的水边。

“海右此亭古”句,这个亭是古亭,那么“海右”是指山东还是指济南?公认的说法是指山东,笔者认为“海右”在这首诗里应是指济南,是与下句“济南名士多”对仗的,前句讲所在的位置,后句讲参与聚会的人。那这个古亭在哪儿呢?有人会想,结合上面的推测,不正好说明是《水经注》所载之“客亭”吗?其实最不可能的就是池上客亭,客亭不仅在城外,更在郭外,在郭外的官路附近,是迎来送往之所。这首诗的题目可以看出是赴宴,怎么能跑到送行的地方去了呢?而历水经由流杯池一带,是中古时期济南有名的聚会场所,乃名胜之处,比去郊外赴宴合适得多。

再来看“修竹不受暑,交流空涌波”句,这里的“修竹”一词很值得考究。在汉代以前泰山、汶阳、齐都等处都是有野生竹林的,但济南地区没有相关记载,所以很可能是从他处引种的。古代北方引种竹子是很费事的一件事,这里有一大片竹林正印证了古历下亭是一处官方园林里的建筑。

流杯池,自然是曲水流觞之处,此地是济南一处重要的风景名胜。魏晋以后,宋代以前,春禊成为一个重要的节日,民间多临水祓禊,水滨宴会,杜甫《丽人行》也提到过:“三月三日天气新,长安水边多丽人。”这些临水活动基本都在历水附近,因为历水是城外、郭内最大的水系,所以流杯池也建在历水附近。在唐代,历水一带的名气要远远大于五龙潭,流杯池又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一处官私聚会场所,建一个亭是毋庸置疑的,种一大片竹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也正因为是延续上百年的聚会之地,这个亭才得以常年维护,而不像宋、元异地重建的历下亭那么短寿。正因如此,唐代才可称它为“此亭古”,才有历下亭一宴。

结合以上,古历下亭很可能在历水北行的流杯池旧地,也就是百花洲与珍珠泉之间。宋代曾重建历下亭,在其西北300余步,就此说来宋代复建历下亭是有根据的,同时也可以反证古历下亭在曲水流觞处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。

【民间记忆】

□孙葆元

冬藏

一入冬,铅灰色的云堆在天上,心里就空落落的,习惯性地想干点什么。干什么呢?想想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干的,手足于是就感觉没有地方放似的。这是一代人在初冬的感觉。

菜农们开着货车把大白菜运进城来,带缨子的萝卜一堆一堆堆在地上,便恍然大悟:该冬藏了!像大雁知时南归,这是人的经验基因对我们生活的提醒。过去,当北风吹落第一片黄叶,市民就开始贮存过冬的大白菜、青萝卜、大葱了。冬天蔬菜短缺,没有什么可以换口味的,只有这些,家家户户怕冰天雪地买不到菜,生活告诉我们要想有菜吃,吃不算贵的菜,必须把菜提前买下。于是不论家居宽绰的还是家居狭窄的,不论收入富足的还是收入低微的,都要买一些菜储备起来。不是那些菜占多大地方,而是那些菜在心

里的充实。有运输能力的单位也忙碌起来,纷纷与蔬菜公司联系,到白菜、大葱的产地批发蔬菜,回来分给职工,竟成为一项不成文的福利。下班的时候,只见职工的自行车上驮着一捆捆的大葱,一大兜一大兜的白菜招摇过市,没有这种福利的人就向他们投去羡慕的目光,驮着菜回家的人就更自豪了。这是每个冬天的感觉。

不管菜是分来的还是买来的,驮回家就头痛了,人都住得挤巴巴的,偌大一堆菜往哪里放?放到朝阳的地儿干巴,放到阴凉地儿霉烂。一百斤菜放到来年开春,能吃上八十几斤就不错了。老居家的就有办法,在院子里挖地窖。找一块空地,挖下去,挖成一个一人多深的坑,把白菜、萝卜悉数放进去,坑口用木板、塑料布覆好,再把挖出的土棚上,不

怎么好看,怎么看怎么像个坟丘子,可是蔬菜在里边保鲜,放一个冬天不会干帮、掉叶,不会腐烂。吃菜的时候,只要在那个菜丘上挖开一个口,探身取出,与新采摘的一样。这又是冬天的味道。

那一年北方边疆冲突紧张,全国人民都在深挖洞,广积粮。伟大号召一下,单位挖洞,家家挖洞,好在都看过电影《地道战》,无师自通。我就想起那个菜窖子,复把回填的土挖开,挖成一个大坑,晚上在院里走都得拿灯照路,否则掉下去可不是好玩的!地道终没有挖成,有了这么一个举动就是响应了。渐渐地风声不那么紧了,坑却成了陷人的“坑”,就想覆平。挖出来的土都运走了,没有办法只得把炉渣、垃圾什么的往里倒,回填经年才填平。那菜窖就永远也不能用了。